

## 未能送达的转院证

魏天无

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一切都已真实发生。  
5月6日听闻噩耗后的夜里,我久久无法入睡。幽冥中似乎瞥见先生一双锐利的眼,眯缝着,却透射出遮掩不住的、沉静通透的光芒。

师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机缘巧合。本科时先生并没有给我们这一届上过课,我不认识他,也不清楚“文艺学”是做什么的。夫人魏天真彼时已在读研,在她与好友卢雄飞的极力谋划下,我修书一封,向先生表达意愿,随信附上几篇短评和散文作品。先生未回信。焦虑之中的某一天,魏天真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告诉我,先生下课后叫住了她,说魏天无的信收到了,他的散文写得很好。我问,还有吗?她说,没有了。我那时已知道文艺学专业研究文艺理论,要做文学评论。先生说我的散文写得很好,言下之意似乎是,评论很一般了。于我,“严师”的说法自此坐实,但“散文写得很好”的话里,又透着予人慰藉的可亲。

熟悉先生的同事、弟子都知道,他是最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20年前在先生的关心下,我调回母校任教,每次上门聊天,都会跟他说,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先生每次听后都微笑点头,不言语。偶尔的几次,都是叫我陪他去医院。其中一次是多年前陪他去协和医院做胃部检查。先生说坐地铁最方便,我便从命。地铁上有人让座,先生笑着摆手,和我一起站着。在医院拍完片后还要做胃镜。我在候诊区等待,心里想着听人说过的做胃镜的痛苦。待先生从检查室出来,一脸平静,与平常并无二致,只是说胃里有个小息肉,不打紧。另一次是先生傍晚出门散步,不慎跌倒,伤了左手腕。他一人走到医院,急诊医生做了包扎处理,叮嘱他第二天来检查。转天我陪先生到医院,接诊医生非常震惊,说已骨折。我难以想象年事已高的先生,是如何挨过一夜的。

先生不愿麻烦别人的事还可提一件。2018年初,校出版社启动《王先需文集》编辑工作,先生开始整理、校订著述。我曾历时8年编辑十卷本《王元化集》。先生对此过程非常清楚,也与我聊过文集编选的想法。我多次提出协助工作,他从未松口。2024年,我的两本新书相继出版,给先生送书时,他说,一个人总会有一个写作的爆发期。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先生不肯麻烦学生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他期待着学生的“爆发”。那些年也是先生学术的“爆发期”,他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主编了百余万字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同时社会工作也颇为繁忙,2001年当选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我在《从师记》中写道,先生从不在现场批评、指责学生,也不会直白地夸奖学生,但他的意见总是会在适当的时机传达给当事者。当然在表扬上有例外。先生当年在武宁教过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组诗,想请先生写几句短评。先生以不懂新诗为由,嘱我代劳。先生交代之事自然不敢怠慢,我写了较长一段评论呈上。没承想2015年初,在魏天真和我合著的新书发布会上,当着省内外诗人及众多师长、同事、学生,先生提及此事——他的学生看到评论后非常惊讶,说没想到魏天无是您的学生。言下之意,一位在家乡务农的乡土诗人都知道魏天无的名字,可见他在诗歌评论界的影响。这当然是先生对弟子的勉励,也是他为弟子始终在诗歌现场从事评论写作感到欣慰。先生在发言中直言,这样的写作在现行学术评价中“等于是个零”,却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东西吐出来”的可贵渠道。回想起来,有些时候我在先生面前显得很倔,尤其是在就读博士到调回母校之前那段时间。他希望我为一些作家的小说作品写评论,我因一己的好恶,以沉默应之。但先生从未因此批评我。先生谦谦君子,宅心仁厚,很少回绝他人的请求。跟随先生左右,我深知他为他人著述作序之苦,故此从未提出写序的请求,即便《何以谓诗》是直接受他的细读方法的启发与教诲而写就。

先生最后“麻烦”我的事,是今年3月底帮他去校医院开转院证。去年6月,打电话给先生想去聊天,他告知已住进荣军医院医养康复中心。7月,在康复中心与先生商议高教社《文学欣赏导引》教材第三版的修订,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年底探望时,先生身体很虚弱,他告诉我我是再生性障碍贫血。今年春节放假前,开车接先生与几位弟子和年轻同事小聚。他走路很缓慢,不让搀扶。节后再与先生联系,方知他已住进同济法新新城院区。到医院后询问病情,他只说胃里有渗血点,止不住。待我拿到转院证,看见上面赫然写着“胃癌伴出血。”我按先生嘱咐拍照发给他,他在微信里回以“抱拳”“龇牙”两个表情符号。想着先生是因病情好转才转回荣军医院,加之学校课程繁忙,打算缓一段时间再送去。哪承想这张转院证再也送不到先生手上了。

就读硕士期间,先生写了一本他称为“小册子”的书——《佛语哲思》,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与先生聊文集出版事宜时,我曾建议将他这些已绝版的“小册子”同时单册印行,以满足读者需要。如今回想,《佛语哲思》以“一丝不挂”开篇,以“不了了之”终结,是深具意味的。书中说,佛家对“不了了之”的要求非常之高,“由‘不了’进入的‘了’,是一种极高的境界,那就叫作一了百了,或者一了百当”。著此书时先生已近耳顺之年,于耄耋之龄离开人世,生前遗囿丧事从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是为“一丝不挂”“不了了之”。我感觉先生是爱这个世界的,他可能觉得活在世间的人有诸多牵挂无法放下,而对他的这份牵挂,是可放下的。

然而,这张未能送达的转院证,我不知何时才能放下。

魏天无:作家、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 浪漫花街

梅贇



花街(水彩画)

韩伟强 作

武汉的春天,无处不飞花。骑友丹约我从武昌骑车去汉阳火车站看那里的站前花街。对花街早有耳闻,但一直未能去看,今天正好了却心愿。

我们是看了沙湖再出发的。沙湖的绣球花前人潮如涌,一位漂亮的小妹妹在花前成了摄友的模特,无数相机和手机对着她狂拍,她依然职业般地微笑着,摆出不少造型。真美。

丹是骑行发烧友,有自己专门的座驾,我则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沿沙湖大道的木栈道西南行,单车压得木栈道“咯吱咯吱”作响。瞥一眼湖水,芦苇抽出青叶,婆娑的树影绿满湖边。上中山路,路两旁行道树夹着海棠,米粒大小的花雪白一片;过阅马场,广场上辛亥革命的红楼掩在扶疏绿叶之中,蛇山逶迤,黄鹤欲飞;上长江大桥,一桥跨天堑,莽莽长江奔来眼底,浩浩汤汤;龟山高塔,有“亚洲桅杆”之称;至归元寺,雄浑古朴的寺庙,伴着古琴台,奏响高山流水。再一转弯,就到了一条两三米宽的窄巷子。

巷子靠近汉阳火车站,原是汉阳枕木防腐厂的铁轨专用货运线。当年,火车拖着从森林运来的原木,经过此铁路进入厂区,再通过加工处理成枕木后,又运往全国各地的铁路工地,铺在铁轨间,让祖国的铁路线无限延伸。20世纪末,汉阳枕木防腐厂搬走了,铁路两旁的厂内职工住房还在。于是,铁路废弃后,用水泥将原来的铁路铺平,成了路,成了一条普通的巷子,名曰“车站前路”,即人称的花街。一头抵着繁华的汉阳大道,一头枕着没有列车停靠的寂寞的汉阳火车站。

支起单车,我们进入巷子。只见左侧是一堵青砖墙,上面镶嵌着“站前花街”字样,还有一块块铭牌,写着“汉阳—北京”“汉阳—上海”“汉阳—深圳”“汉阳—长沙—成都”“汉阳—广州—九龙”“汉阳—武汉”“汉阳—汉口”旅游专号。我们抚摸它们,心就飞向了诗和远方。还有站前小馆、小卖部和报刊亭的彩绘,逼真地展现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很有年代感,仿佛能在小卖部买一瓶二厂汽水,在小酒馆里咕一口汉汾,再随手在报刊亭买本《知音》《故事会》《长江日报》,登上南下北上的列车。

右手边,是一段磨得锃亮的铁轨。黑漆漆的枕木粗犷,涂了防腐剂,经受过雨雪风霜,寒来暑往,排列得像诗

行。枕木之间的无数碎石,随心所欲,静静地躺着,无欲无争,甘愿做一枚铺路的石子。一节绿皮车厢停在铁轨上,没有站台,没有等车的人们(只有打卡拍照的游客),仿佛岁月在此静止,凝固着往昔的时光。信号灯还立着,仿佛在指挥着车进车出、车快车慢。铁路的两侧,隔着铁轨的宽度,竖着老旧的房子,高不过两层,砌着红砖墙,盖着红色的翻盖瓦,有的甚至用铁皮包裹着屋顶,把沧桑隐匿在时间深处。

当年,人们就在铁轨旁摆着竹床,几碟花生米和兰花豆,再来点猪头肉,打二两散酒,在列车的汽笛和“咔嚓咔嚓”的轰隆声中,很惬意地过着清贫而简单的生活。

旧城还来不及改造,但住在枕木防腐厂的职工们因陋就简地装扮自己的家园。是谁起的头,已无从稽考,反正用他们的话说:“住在这里的人们都爱花。”确实,他们在自己的门前屋后,或用花钵——圆的、扁的、长的、方的、高的、矮的,或用泡沫箱,或别出心裁地用汽车轮胎种花植草栽树。玫瑰、月季、蔷薇、紫藤……花不名贵,但耐花弄草,却能怡情。树有桂、香樟、枇杷和柳,有的高过了两层楼房,亭亭玉立,像铁路职工伟岸的脊背,托举起中国高铁的速度。

小巷主人个个都是设计师。一眼望去,绿叶爬上墙,爬满栅栏,爬上了主人专门为搭成的拱门。还有把花钉在墙上的花

钵,凸出来养。梧桐树老了,形成空洞,有人就把一棵喜荫的盆栽搁在梧桐树的空洞里,生长的枝条像天线般长出了洞口,仿佛与世界连接。也有人把花钵置在梧桐树苑上,那肯定是向阳的花。还有两钵花用一只年份的竹篮盛着,仿佛一拎起就能把春天带走。还有一钵花用树孔箍着,仿佛要把春留住。还有树枝的树杈上,顶着几只不知是谁建的硕大的鸟窝,那是人与自然的约定。

我们去的时候,玫瑰、月季、蔷薇都开了,那墙就是一堵花墙。我分不出哪是玫瑰、月季和蔷薇,只知道墙成了五彩缤纷。那栅栏里的花,探头探脑地开到了栅栏外,真有点“墙里秋千墙外道”的意趣。金银花开时,那拱门就成了一道金色和白色相互交织的门,引来蜜蜂蝴蝶。拱门边还吊着两只旧年的葫芦,坚硬而泛黄的外壳,与新绿形成默契。地上花钵里,杜鹃花也开了,红的、粉的、艳的、淡的。还有其他叫不出名的花,把小街装点成一条花街。最是那紫藤花像瀑布一样从楼上垂下来,小街变成了紫色的世界。

有一堵被绿植掩映的白色墙壁上,一块块木板装饰画,很有味道。神态各异的汉妞,两只大眼睛,看着老巷,看着游人,是那么朴拙,又是那么真诚。一只竹篮里有四只盗狗宝宝正挤眉弄眼,东张西望,眼睛里放出的都是萌萌的光。从笔法看,不是出自学院派之手,而是小巷里的丹青爱好者所为。就像小巷里住着的铁路诗人。他们写铁路、写花街、写烟火、写生活:“铁路穿过陈旧的站房/字迹斑斑的站牌上/依稀铭刻着汉西和武昌”“从前,你青春,我年少,我们常常牵手漫步巷子里”。这些怀旧的诗句就顺着铁轨传播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花儿与少年从来不缺。少男少女们在花街拍汉服古装,在绿皮车上拍短视频,祈祷花好月圆,眷属终成。一只猫“喵喵”,从窗棂望着他们,看金童玉女是怎么下凡的。

再往前走,小巷戛然而止。“嘎”的一声,一列高铁呼啸而过,昨天今天向着明天。

“花开满院住人家,酒熟深巷路人问。”小巷人家的饭熟了,酒香飘出。我和丹也要回家了,骑行一路,满是春天。

## 烟花三月上荆州

陈嘉栋

年近古稀,我几乎走遍全国,湖北是少数几个未曾到过的省份。古荆州,远比今日湖北广阔,上接巴蜀,下连吴越,北通中原,南达岭南,是四方交汇之地。云梦大泽连鄂湘,华夏中晖成荆楚,那方水土令人神往。

此番“上”荆州,我怀揣着对荆楚古风与峡江壮景的期盼。水路从武昌到扬州是顺流而下,从无锡到荆州则是溯江而上。这次随亲家探望住在荆州的丽莉表妹——一位扎根“第二故乡”的“鄂二代”。她祖籍南通,父亲年轻时到荆州求学工作,在此成家。表妹成年后进入万人大厂荆棉,是位擅唱黄梅戏的厂花,被同厂青工小王追求,两人恩爱至今。接风宴上,她清唱《女驸马·谁料皇榜中状元》,故意将“李公子”唱成“王公子”,还冲老王点了下兰花指——那份真性情,让人感受到荆州的怡人风情。

清晨,表妹夫带我们出门“过早”。荆州人吃早饭如过年般隆重,待客更讲究。随后他们当导游,正值烟花清明,春和景明。“荆州十二时辰春日盛典”从日间的迎宾礼秀、巡河水秀、三国餐秀,到星空下古城楼的楚风夜秀,令人目不暇接。全民抖音挑战赛“我在荆州拍春天”热火朝天,百姓既是观众也是演员。表妹妆扮后登上古城墙下的“百姓大舞台”演唱戏曲,观者如云。

眼前这场文旅大戏,呈现的正是“荆州是个好地方”的生动图景。“禹划九州,始有荆州”,广义上大于今鄂湘两省,境达黔东、豫南、赣西、粤北,自古是长江中游文明中心、楚文化发祥地、三国古战场。特指的荆州城,历史上为楚国郢都、三国江陵,地名区划历史更迭。至1996年,国务院批准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迄今正好30年。这座拥有5000年建城史、400余年楚都史的古城,既老成又年轻。

这里有时新对传统的致敬与弘扬。荆州城名胜无数,荆州人见多识广、十分大气。无锡人曾为鸿山发现越国贵族墓而疑虑——为何越国文物会在吴地?荆州亲友却说:“咱这儿还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呢!只是最好的都调到省博、国博去了。”郭沫若61年前会同数十位专家,才确认了“天下第一剑”的剑主铭文。而今荆州博物馆中仍有越王州勾剑,寒光凛冽——荆州的好东西多着呢!多柄越王剑在楚地出土,原因有战获、盟约、陪嫁三说。再看“凤舞楚天”的远古图腾,与成为无锡市标“玉凤”(出自鸿山越墓)比翼和鸣。荆楚连吴越,需要互联的思维、开放的眼光。

荆州文旅有三张名片:古城、关公、张首辅。张居正从荆州走上朝堂,神童成帝师,纯忠倡变革,为明朝续命近60年。表妹家所在的小区叫“新城国际”,大门前道路冠名“首辅路”,居委会直接叫“张居正社区”。路旁苍翠掩映的张居正墓园安然无恙,两侧《帝鉴图说》画廊里,老幼赏诵,教益传代。

这里还有历史与地理的时空交织。“得荆州者得天下”“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道尽荆州之重、荆江之险。傍晚,表妹夫力荐我们去沙市洋码头。沙市已演变为荆州市的城区。驱车驶出那座保存完好瓮城门、环围20余里的“南方第一古城墙”,豁然开朗,荆江横亘眼前,舟车往来,壮景映晖。洋码头历史文化街区存旧焕新——它是古楚郢都的外港,近代开埠得名“洋码头”,20世纪又成为工业核心区,“活力28,沙市日化”印证了昔日的辉煌。在此“漫步两公里,穿越两世纪”。最吸睛的是“大美荆州”生态展示馆,三层展厅依次展示荆江水系的历史变迁、重大水利壮举、长江大保护与生态修复。

这里更有人类与洪魔的殊死搏斗。荆江是长江防洪的“第一战场”。江水冲破三峡夹峙,冲积成江汉平原,又因“九曲回肠”易淤积,形成奇险“悬河”。新中国成立后,1954、1998年两度遭遇特大洪水。第一次开启荆江分洪工程;第二次在水利工程升级后死守不分洪。九八抗洪最艰险时,5万余子弟兵和40多万荆州干群挡洪峰、卧长堤。在荆棉任工长的表妹夫,带领37名党员战友奋战在大堤上,远远看到江总书记亲临动员,听到“人在堤在”的排山倒海呼号,凝聚成九八抗洪精神。2020年汛情更早更大,三峡工程拦洪安澜,受益最先最大正是荆州。从此“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化作“美在荆江”。

此外,还有关羽与张飞的“兄弟对话”——荆州与宜昌的对话。此行我们西望宜昌,动车轻快抵达,三峡文物与水利伟业令人惊叹。登临三游洞,最瞩目的居高临江的“张飞擂鼓台”。当年张飞受封益都太守,在此擂鼓练兵,扼守峡口天险。那是他智勇双全的高光时刻——溯江西征,巧取江州,义释严颜,不战而定巴蜀。而镇守荆州的关羽,却上演了“大意失荆州”。兄弟二人,性格即命运:关羽之大义被神化为关帝,张飞之大智却少被传扬。

烟花三月上荆州,回望近两千里外的江南水乡,“包孕吴越”石壁前的远山近水,正是温阳明媚的气象。而我领略的这一方江山与文明,别具峡江般的壮丽和屈赋般的瑰奇。拥有发现真善美的眼光,人间处处皆有好风光——烟花三月好风光,岂止在扬州?

## 江城烟火七咏

熊震

户部巷过早

石巷悠长晓雾疏,香风漫唤客争趋。  
三鲜豆卷凝真味,四季汤包蕴玉酥。  
蛋酒清甜消宿困,面窝劲脆慰晨苏。  
浮生不谓奔波苦,饱适能容海与湖。

昙华林寻味

林深巷曲暮烟浮,百味盈席引客游。  
奶酪街香滋舌暖,香酥伴月沁心幽。  
新潮斗巧频留步,老铺藏珍久驻眸。  
莫向天涯寻异味,此间风物最宜秋。

精武路品卤

霓虹路口幌摇秋,卤鼎腾云不服周。  
鸭颈连营香布阵,椒星溅釜辣堆丘。  
辛香透骨神魂爽,卤汁温心块垒收。  
莫道江城无绝味,今宵快意更何求。

石牌岭剥虾

竹影摇曳暑气收,虾香暗度引朋俦。  
金盃褪去膏脂涌,老醋调来玉髓流。  
指绕椒香生浩气,杯倾雪沫笑公侯。  
何须盛宴酬知己,楚月同斟解百愁。

粮道街消夜

街长巷窄夜光稠,味诱馋肠灶火浮。  
麻辣虾球开百结,瓦煲骨藕释千忧。  
月映长街星落盖,人喧市井酒盈瓯。  
不知太白今何在,风月无边伴鹤游。

吉庆街风情

夜海浮空客畅游,声喧鼎沸岁华悠。  
葱煎鳝片香留齿,罐煮鸡汤味润喉。  
汉调穿肠添惬意,清啤沁腑忘烦忧。  
君来若问道途处,此巷烟霞醉九州。

江城美食记

九巷风云汇大千,三餐炊火抚流年。  
热干面爽吞江海,湖藕汤醇养慧贤。  
舌底萦回云梦味,杯中荡漾汉阳天。  
独钟楚地风和月,慢煮乡愁入鼎鲜。

后记:

楚水萦怀,江城毓秀。三镇烟火,皆为舌尖美味。一鼎鲜香藏楚韵,两江风月寄乡愁。谨以小诗记一城烟火,抒百转乡情。

## 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岁

孙道荣

“你多大了?”有人问我。  
答:“61岁了。”

“你已经退休了?”再问。有点诧异的样子。

我摇摇头,还没有。“虚岁61,明年初才退休。”别人问我年龄,我一直说的是虚岁,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实岁”。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说的却是实岁,即周岁。但我只活在虚岁里,虚岁让我有一种幸福感。

“虚岁”沿用了几千年,是有它的道理的。虚岁是一出生即为一岁,而实岁则是从我们出生那天才开始计算,满一年后才为一岁。虚岁因而一般比实岁大出一岁。这多出来的一岁,是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那段日子。虚岁,就是把妈妈怀胎10个月算进去了。

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只是妈妈子宫里的一颗受精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开启了,计时了。

我们生命的第一年,都是在妈妈的子宫里度过的。从一颗受精卵开始,着床,卵裂,细胞排列,慢慢地,我们有了皮肤,有了骨骼,有了手,有了脚,有了肌肉,有了内脏,有了血管,有了小脑袋……我们开始了有人形。妈妈继续不停地为我们输送营养,我们开始了有感官,有了知觉,能感受到外界光线和声音的刺激,开始能翻身,或踉踉小脚来回应妈妈隔着肚皮的抚摸。直到我们的体格已足够大,将妈妈曾经苗条的腰身撑得高高隆起,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记得自己是怎么发育,又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但这十个月,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为你输送营养,为你吃苦遭罪,也为你开心欢乐。剧烈的妊娠反应,让她头晕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但为了给你提供足够的营养,她一边呕吐一边强咽食物。因为你的人住和成长,她那好看的腰身变形了,她的手